**中国人都要看看 --**

**台大教授颜元叔的演讲**

 **【颜元叔（1933—），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、文艺评论家、英文教育家；湖南省茶陵县人，1933年生于南京，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，1958年赴美国留学，曾在威斯康辛大学研究英美文学，获博士学位；1963年回台湾后在母校执教，任外文系教授、系主任；是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、美国犹他大学交换教授；创办《中外文学》、《淡江评论》等，并任《中外文学》社长兼总编辑；擅用幽默嘲讽的笔法，描述市井百态，剖析社会现实问题；出版有论文集《文学的玄想》、《颜元叔自选集》；散文集《人间烟火》等；译著《西洋文学批评史》等。 】**

**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中國的前途不在台灣（什麼叫做“台灣經驗”？可笑！），中國的前途不在港澳，不在海外華人，不在舔洋人後跟的學運民運小醜，中國的前途在中國大陸，在那13億心含“鴉片戰爭”之恥，心含“八年抗戰”之恨的中國人身上！**

**他們衣衫襤褸地制造出原子彈、氫彈、中子彈，他們蹲茅坑卻射出長征火箭和載人飛船，他們以捏泥巴的雙手舉破世界紀錄，他們磨破屁股奪回整打的奧運金牌，他們重建唐山成為得到聯合國頒獎的世界模範市„„同胞們，他們為的是什麼？沒有別的：他們愛我“中華”，他們不能讓“中華”再隕落！為什麼美國人那麼愛美國，為什麼日本人那麼愛日本，為什麼有些走向“世界公民”（可笑的癡夢！）的中國人就不愛中國？ 愛我中華，不再只是口號，不再只是情緒，而是要像大陸50年來，苦心孤詣、胼手胝足地幹，不僅流汗甚至流血地幹、幹、幹！把大慶油田打出來，把北大荒墾出來，把葛洲壩、攔江堰築起來„„難以屈指的各種建設，無數的建設，把中國建設起來，這才是愛中國！ 中國已經被熱愛了50年；她將繼續被熱愛，被那群建國者，真正的建國者，所熱愛著，我手邊這部大陸編《新英漢辭典》，這部大陸版《辭源》，編得如此周全，印制如此精致，細小的鉛字用放大鏡看都劃劃清晰，而且從來沒有看到一個錯字：我為他們的心血表現而發抖；而我們台灣，50年來，有哪一部英漢辭典不是翻譯、剪貼、日作的！（慚愧哪、台灣經驗！）。 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 大陸上的人說，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。痛心的話，令人傷悲，卻也是一句令人肅然起敬的話。試問：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，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？50年前中國落後西方百年，50年後還落後10年20年（基礎科學若干部門已與西方比肩，甚至超前）。 這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苦成就的？ 50年前中國參加奧運亦總是扛著零蛋回，50年後中國的奧運成績已經揚名世界。誰敢再說中國人是“東亞病夫”？這就是“吃兩輩子苦”的成就！ 我的老同學傅孝先留在大陸的姐姐，是搞化學研究的高級科學家，52歲就死了，是活活地給研究工作累死的！累死，多值得的死ㄚ！ 她不累死，千千萬萬的她與他們不累死，中國科學怎麼能迎頭趕上西方？中國的科研怎麼能出人頭地？“革命不是請客吃飯”，建設文明打造科教也是要死人的！尤其是要“超英趕美”搞建設；而不“超英趕美”，永遠跟在英美之後吃英美屁，中華怎麼振興、怎麼出頭？ 所以50年來，中國大陸是“煉獄”。什麼是煉獄？就是經過火的洗禮，能夠升入天堂。 過了50年的苦難**

**中國過了50年的“煉獄”苦難，是過有提升功能的苦難，是過有建設性的苦難，是追求成就的苦難。 就像你要考上台大而一年不看電影的苦難，程度不同，性質則一。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苦出頭來的中國人，如今在人類中已經嶄露頭角了。所以50年的苦難不是負面的、消極的、毀滅性的；它是中國的大蛻變，政治蛻變、社會蛻變、精神蛻變（現在的中國人不再是“差不多先生”，而是競泳則爭半掌之長，射衛星不出毛病的“精準先生”了）。 我們在台灣，僥幸也不僥幸地躲過了這場“煉獄”的煎熬，50年隔岸觀火躲過了這場火的洗禮。就個人的福利言，我們是幸運者；就重建民族國家的責任言，我們是十足的逃兵！我們就像肢體殘障者站在路邊，看著一隊隊的男女好漢走上戰場，看著他們的屍體被抬回來，或者看著他們流血呻吟地爬回來，裹好創傷又沖上去。 我們呢，隔岸觀火；而他們呢？他們拼搏，他們打仗，他們打的是我們的仗，打的是150年來的民族復興之仗，打的是為全體中國人爭一口氣的仗！而我們呢？我們還在訕笑他們的廁所沒有門，訕笑他們的所得低，甚至視他們為仇敵！我們究竟是什麼？是一群沒有良心的市儈？還是一群沒有人性的畜牲？ “中國之光”中國人共用 然而一個民族國家的羞辱，像霧一般落下來，中國人誰也無可取捨，你非承受不可（就算你入了美國籍，認同美國，為美國去中東作戰；你若戰死，你的仆告中仍然是“美籍華人”，而不會像別人一樣成為“美國人”）！ 何必騙自己啊，昨日今日以及今後的三五萬日子裡，民族主義還都是當令的食品，不認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異族之奴。同理，一個民族國家的榮譽，也是無可取捨，它會像太陽一樣，你非被照射到不可。中國今後的光榮、苦盡甘來的光榮，你是無法拒絕而非接受一份不可，連反中國的中國人也將同浴于中國的光輝中！ 這就是說，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管你是台獨、獨台、或統派、或無黨無派，一旦生為中國人，今後你將分得一份“中國之光”。 雖然我們沒有為這“中國之光”的誕生做出什麼貢獻；無功受祿，我們實在太僥幸了！僥幸之餘，我們至少要“吃果子拜樹頭”吧？總不能吃了果子，又對那棵樹冷嘲熱諷或視之為敵吧。這是什麼樣的一種肥心症、象皮病？ 中國的問題很複雜，其實也很簡單，簡單得只有一個字：幹、幹、幹！多加三個字：苦幹、實幹、硬幹。因為中國缺乏的就是成就，要成就只有幹。幹、說來容易做來難。個人想幹、個人有惰性；團體想幹、團體會渙散。 這時候，你自己擺脫不了惰性，就得有人鞭笞你；團體反側於渙散，就得有人嚴加管束。其實，就像你考大學，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，就得有師長有父母在後面鞭策，甚至補習班鞭策也是應該的，假使你想考上大學，而考上大學就是一切！就中國言，建設國家就是一切！於是，在中國的問題上，你就知道為什麼有集體主義之必要、社會主義之必要、權威專制之必要！**

**當然，假使中國有一萬年的悠閑時間來完成它的現代化，那麼一切慢慢來，隨各人今天做一點明天做一點，一萬年做不成，十萬年總可以做成吧。可是，中國原已落後，而這是一個競爭白熱化的世界，我們哪能悠閑呢？我們不僅要快，而且要比別人快；不快不足以競爭，不比別人快不足以超速度迎頭趕上，而這就更顯出專制、集體、極權之必要！因為，只有這種精神，這種體制，才能團結一切的人，團結一切的意志，一切的力量，眾志成城，萬眾一心，處處攻關，力成大業。就算是西方人笑諷中國人是“藍螞蟻”， 中國人為建國卻也必須要做“藍螞蟻”，必須是千千萬萬的藍螞蟻，像螞蟻一般單純一致，才能造就出比我們個人大千千萬萬倍的大堤壩。 再造中華，必須是每個人捐棄一己之見，乃至捐棄一己之身，為的是中國這個大堤壩的建成。 要講求個人意志，要講求個人欲望，個人利害，必然是蟻群四下潰散，永遠建不成任何東西！而中國就是要建設，要成就；這就是此刻的中國！我膽敢高呼：反民主！反自由！反西方民主！反西方自由！ 抽象地說，自由民主絕非絕對之善；而落實在歷史的流程中，對此時此地的中國，它們絕對是相對之“惡” ！因為，自由只會使中國渙散，民主只會使中國崩潰。**

**有人也許會譏笑：中國人為何如何可憐，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“福” ！ 我要反問以這種西方價值為價值的人：自由有什麼了不起！民主又好在哪裏！日本、德國的稱雄，是它們的民主自由超過英、美？英國如今衰微了，是它的自由衰微？民主衰微？美國今日超強，是它的自由超強？民主超強？而美國的自由民主擴散開來，正好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原動力！ 不是煙草資本家有剝削的自由，台灣怎麼會變成美煙的垃圾場？“鴉片戰爭”還不是一個君主立憲篤信基督的英國做出來的“撒旦之戰” ！而最重要的關鍵是：這些東西對中國有什麼好處？ 曾經有學生問我：老師，中國民主重要還是強大重要？ 我說：廢話，當然強大重要。 中國若不強大，而中國自由民主了，中國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，中國不還是清末民初一樣的中國、不還是次殖民地的中國、不還是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”的中國！所以，中國人必須以一條褲帶束緊千萬億腰杆，中國人才得以自中國近代史中解放！自列強的囹圄桎梏中解放！中國才得以復興強大！ 拿破侖早已叮囑西方世界，“讓這條龍睡吧，他一醒來，西方世界就麻煩了。” 西方人早已充分了解這13億“藍螞蟻”眾志成城的可怕，於是他們用“自由民主”的口號，不擇一切手段的分化、打散、切割、制造我們的內在矛盾，讓我們自己互相抵消。 一些可憐可鄙亦可悲的蠢才，連這點簡單道理都看不透，一味地接受西方價值，試圖分裂中國，為西方的終極利益服務„„讓西方繼續為世界之主，中國為奴，而尚自以為是為了中國好。**

**我告訴你們：當西方人對你翹起拇指叫“好”時，你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！ 除了你們這一小撮豬油蒙心的小醜之外，天下任何聰明人都深知“人不自私，天誅地滅”——民族利益就是我們最大的私；而為國自私，更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當行本色，美國人更是如此。 世界已被西方帝國主義dominate(主宰)二三百年，心頭被殖民的洋奴們、台灣的“日本人” 、香港的“英奴”們，難道你們的“婢妾惰性”如此深重，如此安於為奴現況，不想抬頭挺胸當主宰？ 中國人要在世界之屋脊上強大自主的中國這條路，中國會勇往直前的繼續走下去！中國已經強大，明日的中國也會更將強大；反省我的愛國情操，似乎濃烈得近乎瘋狂；其實，我只是一個“機會主義者”，只是一個識時務的人而已。 歷史大趨勢這麼明明白白地擺在面前，我跟著它走，實在只是大潮流的跟屁蟲。但是，我樂於做這麼個小蟲子，因為今後中國歷史命運的完成，將正也是我一生夢想的實現；如今，我是每天喜孜孜的看著中國，把世界第一的金牌一塊塊摘下„„**